

文体、生活及素养

■张子影

文学课

军事题材报告文学，所涉及的领域、传达的信息、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文本表达方式等，都在不同层面显示出其鲜明的独特性：战场、历史、军人、家园、国土、铁血、牺牲、正义、无畏、壮丽等。这使得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天然拥有诸多优良元素。在那些优秀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中，军旅作家或者是曾经有军旅生活的作家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军旅作家更青睐也更擅长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的写作。

关于报告文学，茅盾先生的解释是：它是散文的一种。报告文学要求真实，介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人物或者事件主体的新闻性和时效性。不过，报告文学作品强调的“新”，不仅是时间上的及时，旧事重提依然可以具有新鲜度。时至今日，关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时效性的要求依然存在，但是不同题材的作品，对及时性方面的强调并不完全相同。

文体的变迁与时代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是与时俱进的文体。

在以纸媒为主要传播载体的年代，由于采写、印刷、出版周期等限制，报纸几乎是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期刊杂志一般是刊载体量相对较大、选题相对重大、内容较为繁复的中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且快捷。所以，报

告文学作品的时效性已经不是重要优势。选题和事件、人物成为人们更为关注的内容。这些有可能是不那么“新鲜”的，但我们往往能从作品中，触碰到历史与时代的脉搏，并激起更为深层次的思考。

报告文学的受众之广，影响之大，在信息时代显得尤为突出。报告文学文本提供的解密、反思、思辨、抒怀、总结等多意性、多样性、多元化功能，能够在相当多的层面上契合各种层次人们的阅读审美需求。

回首军事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伴随着人民军队的成长发展历程，呈现如星光闪烁般的辉煌存在。从战争年代的战地油印小报，到后来各级各类报纸、杂志、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尤其是其中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呈现出“短(篇幅简短)、平(平易通俗)、快(快速反应)”的优良品质，使它长期以来成为官兵乃至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重要文艺表达形式。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将一个触动心弦的生活瞬间或者一幅幅怦然心动的现实场面，真实鲜活地呈现和定格，让人常读常新，念念不忘。

我感觉，每一部有感染力的作品，都有着从“精神根据地”流淌出来的情感。

特征鲜明的地理文化构成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理解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透视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用作品重新塑造了地理，并用这种特定的地理文化影响了读者对某个地方的理解。好的作品，或者说成熟的作家，总有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这个地方和其中的人，我将之称为一位

作家的“精神根据地”。根据地可以是故乡，也可以不是。故乡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作家的“精神根据地”不仅是指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指精神意义或经验意义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经历、阅读经验更支持构筑了我们精神的故乡，或曰“精神根据地”。军队就是军旅作家的“精神根据地”，是我们人生成长和创作成熟的“根据地”。

这个“精神根据地”包含且又超越了地理概念，由实体形态升华为我们的精神文化符号和情感归宿地。

对于军队这个“精神根据地”，我们不应单纯地进行物理景观的描述，哪怕这种物理景观多么独特而且鲜明。我们要在捕捉、反思、思考、沉淀之后，经过一次、两次甚至多次的再发酵，调动起我们全部记忆中最清晰的那些经验和细节，去建构、营造、还原、重组，将那些苦难与欢乐、荒凉与繁荣，在更高层次上再呈现。

在军事题材报告文学领域，军旅作家的作品的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一点不难理解。这些作者来自军队，成长在军队，扎根在军队。多年军营生活的浸润和淬炼，使他们的眼睛、思想、体验、呼吸甚至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天然充满着军队和军人火热与热烈的因子。写作过程中，他们实现了感觉与现实的融合。因此，文学与身份息息相通，文字与作品水乳交融。

好的作品，要经得起读者的挑拣、专家的点评，耐得住时间的淘洗、历史的考量。作家的感官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构筑起文本的想象和生活之间的逻辑联系。没有停顿和节奏的小说不是

好小说，报告文学也是。因此，作家要时常保持雷达般高度敏感的状态，保持对外部世界有敏锐的发现和认知。

与此同时，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尤其要求作者要有高尚的人格，要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崇尚尚武的精神。不管是对大时代波澜壮阔的书写，还是对小人物低吟浅述的洞悉，作者都要有无愧于时代的站位高度和思考维度，作品才可能呈现深邃宽广的光照度。

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强调文笔恣肆、纵横捭阖，既要以不同人物动态汇成铺天盖地的动势，也要注重细节细腻的点睛勾勒。作者要特别注意，不要用过分高亢的腔调去“升华”，不要在小悲小情上用力过度，应去除夸张的烘托或者矫饰的渲染，裁减掉不加节制的煽情和生硬的拔高。当然，即使再朴素的文字，也需要加强词句文法的修饰。

我们坐拥无比丰富的先进军事文化资源。军事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任重道远。提高军事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水平，很重要的是提升作者的综合文化素养，这是增强作品生命力的重要基础。那种缺乏文学的灵性而仅用激情和口号写成的文字显然是单薄且令人沮丧的。对题材和人物的处理，作者应力避模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处理，努力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结构严谨而完整。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在高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一个合格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写作者不仅要具备文化底蕴的作家，还应该是行业内的专家或准专家。他必须要有对于军人和军营生活真实的、没有隔阂的丰富感受。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一部优秀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

跳动的音符

■第75集团军某旅卫生员 米懿玮

营区有一个花木繁茂的园子，平日里大家训练忙，少有人从里面经过。

一个周末的上午，我怀着好奇，想进去一探究竟。还没等我靠近，一阵清脆的鸟叫声就先传来。

我寻声望去，几棵高大的银杏树映入眼帘。泛黄的银杏叶在微风里摇曳多姿。鸟儿就藏在树上，高一声低一声地演绎着一段悦耳的旋律。原本寂静的园子，被这清脆的声音打破。活泼欢快的气氛在园子里氤氲开来。

火红的三角梅，在园内一角争芳斗艳；妖娆的月季，摆动着迷人的身姿；多彩的五彩花，绚烂夺目……正当我沉醉其间时，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随风飘来。我好奇地扫视了一下周围，并没有什么发现。随后，在几棵黄杨树后面，我发现了他们。

水泥圆桌旁，几人围坐着，有的抱着吉他，有的拿着长笛，有的握着口琴……你一言我一语，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面向我坐着的正是刚才拉小提琴的战友，叫唐文颖，我和她熟悉。

看见是我，她放下了手中的琴弓，朝我招手喊道：“班长，快来快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呀！”

呼喊间，一群人刷地扭头朝我看来。因无意间打断了他们的节奏，我的脸一下就红了，心灰意冷。

我故意埋怨唐文颖道：“有这么一个好地方，都不告诉我呢。”

唐文颖笑着说：“你现在不就知道了嘛。”几个人一阵哄笑。

随后，大家又对着乐谱书聊了起

来。经过一番对话，我和他们渐渐都熟络起来。

中士伍宇涵问我，会不会弹吉他，顺势就把手里的吉他递给我。

我摆手说：“不会，但我有吉他。”

说话间，隐藏在我心里一段记忆，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我把吉他原来的主人姓王，住我楼上。每个周末，我都能听到他的吉他声。优美动听的旋律从楼上飘洒而下，仿佛一场音乐雨，滋润着我们相对单调的周末时光。他告诉我，在部队的周末，最高兴的事就是学会了弹吉他。

那年他退伍时，把心爱的吉他送给了我，嘱咐道：“无聊的时候可以学一学。”

几年的时光悄然而过，那年的叮嘱犹在耳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茬人走，一茬人又来，会吉他的人却不多。学吉他的事，也渐渐被我搁置了。

此刻，看到战友们练习乐器的场景，学吉他的念头又在我心头燃起。我接受了唐文颖的邀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以后，每个周末，我们都相约在这片绿草茵茵中谈论乐谱、练习乐器。经过他们的指导，我学会了识谱，弹奏得越来越熟练。

有一次周末，在战友的鼓励下，我试着完整弹奏了一首《小星星》。这份小收获带来的喜悦，在我心里回荡了很久。

一页页欢快的周末时光，在这片园子里悄然翻过。我拨动着手中的琴弦，串起战友们的阵阵欢歌，恰似串起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读史启智促成长

■新疆军区某旅排长 韩正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个周末在营里的读书交流会上，我作为连队“学习之星”，上台给战友们分享读书体会。

过去，我每周周末发手机便迫不及待玩起“吃鸡”游戏。在游戏中，我驰骋沙漠、雪地，好不快乐！

但总有些人是“例外”，比如我的连长。他每次象征性地和我们打过一局后，便放下手机去图书馆。一来二去，我按捺不住心里的好奇，推开了图书馆的门：“连长，怎么不再打两把啊？”

连长笑道：“偶尔打一把过瘾就好了，有空的时候还是来看看书。”他边说边递过来一本历史书：“多看书总能受到点熏陶。这本趣味性挺强的，你不妨读读看。”

没想到，自此我便一发不可收拾。一有空闲，便拿起那本书读上一会儿。我这才知道，历史的车辙中，不知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必然与巧合……

在连长的带动下，我开始接触更多正史书籍。《中国通史》《长征》《朝鲜战争》……渐渐地，我越来越喜欢

阅读历史类书籍。徜徉在书页中，一幕幕历史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这其中，既有“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的内忧外患，也有“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日月新天……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得失，如幻灯片般从我眼前一幕幕地闪过。我叹、我惊、我忧、我喜，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竟也能生出几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奇妙的感觉，阅读逐渐变成了我周末最快乐的事。看到我的变化，指导员十分高兴，并提议每月组织一次“党史军史知识对抗赛”，鼓励大家放下手机，捧起书本。在第一次“党史军史知识对抗赛”中，我被战友们评选为“学习之星”。

虽然，现在每到周末，连队走廊里仍能听到打游戏声，但较以前已明显稀疏了不少，反倒是俱乐部、图书室里的人渐渐多起来。

“合上书本，我还是我，身着迷彩，做着平凡的工作。”在读书交流会的最后，我这样说道，“但我知道，历史的长河就绵延在我们脚下，我们的每一步都将融进它的浪花。”



| 阅图

飞跃

■摄影 李江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在进行战术训练时，一名战士飞跃障碍的瞬间。作者采取低角度仰拍方式，突出人物主体，使战士飞跃障碍的姿态更加具有视觉冲击力。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官兵刻苦训练的风貌。

(点评:董瑞顺)

文化博览

文人笔下的南飞雁

■郑学富

“八月里来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秋天，对气候敏感的大雁集体迁徙，向南飞越。这一自然现象，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客的“咏雁”情结，寄托怀念故乡、思念亲人的悠悠乡愁。

唐代诗人韦应物曾出任滁州刺史。初夏离京，秋天到任。从朝中大员贬谪到地方任职的韦应物独坐在高斋之中，外面是秋风萧瑟，秋雨绵绵。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不免要触动诗人羁旅他乡、远游为宦的情思。这时，寂寥的秋雨之夜和由远及近传来的大雁鸣叫声，显得分外凄清，撩动诗人无尽的乡愁，促使他创作了一首五言绝句《闻雁》：“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在相近的情感氛围里，晚唐诗人杜牧也有一首《闻雁》：“带霜南去雁，夜

好宿汀沙。惊起向何处，高飞极海涯。入云声渐远，离岳路由赊。归梦当时断，参差欲到家。”

唐代诗人李白在面对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时，不由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写下“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诗句。诗句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图，也展示了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

北宋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时写了一首抒怀词《渔家傲·秋思》，词的上

阕：“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秋天到了，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江南不同。大雁又飞回衡阳了，一点也没有停留之意。黄昏时，军中号角一响，周围的边声也随之而起。层峦叠嶂里，暮霭沉沉，山衔落日，城门紧闭。词作表现出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及艰苦的生活，意境开阔苍凉，形象生动鲜明。

元代戏曲家王实甫的《长亭送别》中云：“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

南飞。”蓝天白云，遍地黄花，秋风四起，仰头望去，只见成群的雁儿正向南方飞去，让人心底顿生凉意，不免又增加几声悲伤的叹息。

和古代文人悲秋思乡等情调不同，毛泽东笔下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气势磅礴，荡气回肠。1935年10月7日，红军在六盘山下的青石嘴，击败了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扫清了阻碍。当天下午，红军便登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毛泽东因此写下《清平乐·六盘山》这首咏怀之作：“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全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宛若一幅壮美雄阔的诗情画。其景，磅礴壮丽；其情，催人奋进。诗人的视角由近及远，情感由喜悦到激昂。词作结构紧密，语言清新，意境高远，壮志勃发，读之令人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兵漫

伞降奇兵

■李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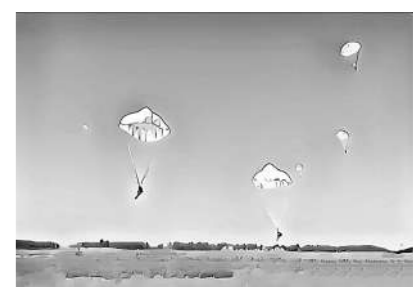
快速登机



跃出机舱



伞花朵朵



定点着陆